

葬心

他给她最跋扈的爱情
命运却将他的血瞳碾碎
化作森森白骨

——他只是想给她一个家

就算只有一天，一分钟，也倾尽一切地给她

《花火》十年

见证最心酸凄绝的爱恋·不阅《葬心》，不知何为绝望

逆天皇族的遗孤帝女
受尽凌辱的半妖血统



十万神州十万里，何处青山可埋骨——
我将心葬入你的指尖
你却终是离我远去，只留下堪堪一声
再见，我的姑娘

这一抹刚心凌迟的疼，是她深逐卑微的爱憎
那一刀刺入骨髓的恨，是她凌迟至死的绝望

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葬心 / 公子白著. -- 南昌 :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,

2012.4

ISBN 978-7-5391-7333-7

I. ①葬… II. ①公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279753号

葬心 / 公子白 著

责任编辑 王 军 张 周

特约编辑 孙 逊

美术编辑 彭 蕾

装帧设计 刘 艳

封面绘图 ENO.

出版发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

(江西省南昌市子安路75号 330009)

www.21cccc.com cc21@163.net

出 版 人 张秋林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湖南新华精品印务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2年4月第1版 2012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 数 1~50000册

开 本 165mm×235mm 1/16

印 张 19

书 号 ISBN 978-7-5391-7333-7

定 价 23.00元

赣版权登字-04-2012-25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

这是我生平第二次为他人写序，我是个极其懒的人，懒得看文，懒得敲字，更懒得为他人作序。一般我应承下来为之写序的作者，与我至少都有三四年交情。

公子白，算得上是我为数不多的朋友中，交情最深、时间最长的了。怎么说呢，她是一个很淡却又很温暖、内向却又格外可爱的孩子。我们认识了一千多个日子，聊得最多的就是自己的文。我们每次开文之前都会互相聊大纲，卡文的时候会互相理情节，每一章写好都会听听对方的意见，有的时候，我的文，她比我还熟悉，她的文，我比她还要了解。

可是《葬心》却不是这样产生的，我没有像从前一样看着她的文一点儿一点儿长大，因为，那阵子我很忙。结果这家伙在我不注意之间，刷的一下就五万字了，又一眨眼之间刷的一下八万字了，又一眨眼刷的一下十二万字了，等我忙好手头上各种工作的时候，《葬心》已经完结了。这家伙的速度，简直快得让我嫉妒。

呵呵，现在已经是凌晨四点二十二分，我看完了《葬心》，从下午接到稿子，打开就一直认真地看到现在。我很困，但是我不想睡，因为，我脑子里翻来覆去都是这些文里的人物，我无法平静下来，我被文里一个个的人物深深吸引住了。先说女主角越锦，她是一个很执著、很



锋利、很冷静甚至有些冷酷的人，她对自己苛刻，对爱人苛刻，对所有的人苛刻；她的一生只为了完成她的使命，她为这使命牺牲尊严，牺牲善良，牺牲爱情，牺牲自己能牺牲的一切，最后连自己唯一想守护的也牺牲了……

越看到后面，我越想对着她大叫：停下来吧！别再这样下去了，忘记责任，忘记身份，忘记使命，忘记仇恨，忘记你所记得的一切一切。哪怕只是开心一天，哪怕只是开心一刻，请你做一会儿自己，请你对自己好一些些，哪怕是一些些……

越锦，为何你是如此自私的人，却自私得让人如此心痛，自私得让人无话可说？你到底是让我怎么评价、怎么心痛、怎么痛恨、怎么不舍的一个人呢？你究竟是太自私，还是太无私？为何你的世界不是黑的，就是白的？为何，一定要分得这么这么的清楚？

男主角睚眦，原谅我每次都读成“毗睚”，我真的觉得这样顺口一些。他刚出场的时候就很惊艳，他是一个聪明的男人，却在爱情面前傻得可怜，他放任自己的女人任性地苛刻着自己，苛刻着他们的爱情。他不是没有办法阻止，他太爱越锦了，所以他选择不看、不听、不争取，被欺骗就被欺骗。他心甘情愿被她伤害，只要是她给的，再痛的背叛他也愿意承受。可是睚眦啊，为什么你不能强硬一些呢？为什么不在你发现越锦做傻事之前阻止她，强留她，折断她的双手，让她无法再被那该死的命运驱使呢？你明明是有这样魄力的男人啊，为什么在爱情面前，你就变得这么软弱被动了？为什么，你就这样放任着你们的爱情越走越远？

我不知道大家看完这个故事之后会有什么感觉，我只能说……我很惆怅，惆怅得想抽支烟，想摇着小白的脖子让她推翻重写。

现在，就请你们翻看第一页，静心体会一下公子白带来的不一样的古言。

——籽月（《夏有乔木 雅望天堂》作者，新锐青春作家）



她持着剑，剑尖没入另一个人的胸膛。

黑色的夜，红色的血。

他看着她，他们看着她，惊讶地、了然地、痛苦地、憎恨地、好奇地、猜疑地、不屑地、恶毒地——

天塌下来，黑暗像吞噬人的怪兽，冰冷从骨髓中渗出来，咯咯咯，她听见自己牙齿颤抖的声音。

他的目光，那些目光，一道道聚在她身上，游移着，逡巡着，咬入她的皮肉，吞噬她的血液。

疼。

让人忍不住尖叫的痛楚从四肢百骸传来，像是火焰在舔舐肌肤，像是刀尖在切割经脉。

但她没有叫。她只是笑，笑天，笑地，笑苍生，笑命运，笑她自己——

冰凉的液体滑过脸颊。

男人血色瞳孔里的复杂褪去了，他看着她，目光变得柔和。他没有离开，而是向她伸出手，向她走来。

血肉与利剑摩擦的声音像是濒死之人不堪忍受的呻吟。

她的身体都在颤抖，心中的声音喧嚣着让她丢下剑，让她靠过去。她瞪大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他，要把他的模样、他的身形，他的每一寸每一寸都记在心底。

然后她拔出了剑。

快速地，凌厉地，毫不留情地。

他的眼底还残留着毫无防备的柔和——

她平静地转过身。

他倒下去——

她娴熟地微笑着。

微笑着，将自己的真心，取出，丢弃，践踏。

天盛十年，天下共主越氏荒淫残暴，乱政亟行，大恶于民，天罚遂降。时年灾荒四起，妖魔频见，招风弄雨，颠倒纲常，食人作恶，横行无忌。然不足半载，有自称修士可飞剑渡天者，斩妖杀魔，匡扶河山，天下为之一清！

暨此，鬼神仙妖，共存人世。





葬心

001	<第一章>	道
013	<第二章>	静
029	<第三章>	试
047	<第四章>	诛
067	<第五章>	罪
079	<第六章>	杀
105	<第七章>	妖
125	<第八章>	破



葬心

137

<第九章> 心

155

<第十章> 乱

173

<第十一章> 叛

187

<第十二章> 恨

205

<第十三章> 迷

229

<第十四章> 失

287

<第十五章> 五

289

后 记



劲风如刀，吹得闻风山上的野草纷纷服帖地伏于地面，一望无边的山野，浓艳到阴沉的绿色衬托着暗淡的天空，使人不由得心生凄凉。

猎猎风声之中，空旷的山野有六七人分两方对立，其中一方足有四五个人，穿着同样的月白衣服，手持长剑，似乎出自同一个门派；而另一方却只有两个人，一个是和对面的穿同样衣服的女子，另一个却着鹅黄裙衫，明显并不同路。

“越锦！你挡在妖物面前做什么？还不过来！”四五人中的领头男子厉喝道，目光如电，自鹅黄裙衫小妖身上掠到一旁面容姣好的女子身上。

那个叫越锦的女子还没有说话，领头男子身旁衣衫不整的几人的怨言就纷纷响起：“罗师兄，你同她多说什么！帮助妖物阻拦同门，岂不是背弃师门之举？”

“罗师兄，她昔日在门派里素来是独来独往，我们先前只道是她性格怪癖，现在一想，莫不是早同妖物有了勾结？”

“罗师兄，今日已是不可姑息，还是擒下她由门派长老定夺！”

山野上的声音越来越大，你一言我一句之下，群情激奋，有些已忍不住拔



出兵器，只是没有多少人敢直视站在小妖面前的越锦。

鹅黄衣衫小妖眼见如此，顿时花容失色，不由得扯住面前的越锦的衣裳，哀求道：“仙长，你一定要救我！”

罗姓师兄脸色阴沉，低喝一声：“够了！”

越锦也回过头对鹅黄衣衫小妖说：“你也闭嘴。”

周围声音停下了。小妖也慌忙松手，不敢多说，只退后几步，看了看面前众人，又偷偷看着周围，似乎在寻找逃生之路。

罗师兄视而不见，沉着脸问越锦：“师门任务所在，怎容你任性妄为？还不回来！”

越锦神色平静，并无惧色：“越锦自然不敢阻扰师门任务，只是烦请师兄告诉师妹，师门任务是什么？”

“你装什么傻？”有人喝道，“师父明明是让我们下山历练，斩杀祸乱人间、危害苍生的妖怪，替天行道！”

罗师兄为那人的话皱了眉，果不其然，他听见越锦紧跟着就喝了一声“好”说道：“既然师父都说了是祸乱人间、危害苍生——那么，你吃过人没有？又下过闻风山没有？”

最后一句，越锦是对身后的小妖说的。

鹅黄衣衫小妖听见，忙不迭跪下立誓道：“各位仙长明鉴！小妖自有意识起三百年来，勤恳修道，从不曾踏出闻风山一步！更遑论冒天道之大不韪食人入魔，自毁道基。若有虚言，甘愿永世为牛马草木，不得成人。”

越锦再转头看向罗师兄及一众师兄妹：“这小妖身上灵力纯净，确实不曾食人，兼之方才目光清明，加上闻风山虽险峻，但十数年来不曾有死人或者失踪等传言出现，故而师妹以为她所言属实，望师兄明察，不枉不纵。”

罗师兄眉峰皱得更紧了。他还没有开口，就有人冷笑：“越锦，你敢担保这小妖不曾杀人？”

越锦眼都没抬：“许岩师兄，你言下之意是这小妖一定杀过人了？”

叫许岩的男子冷笑着正要说话，就听越锦再道：“许岩师兄，我辈是修道中人，当知道这世上之事，一件件一桩桩都记在地府冥司，她到底有没有杀人，来日我们可是能知道清楚的。假使你今日没思虑清楚，为一时气愤妄言，以致出了什么事——地狱十七重，可是有一重叫做拔舌的。”

要说的话一下子被堵在喉咙中，许岩脸色青一阵白一阵，片刻后冷笑道：“这席话师兄同样送给师妹！”不再多说什么。

越锦不理睬许岩，只看向罗师兄：“师兄以为如何？”

罗师兄闭目片刻道：“闻风山上确实不曾有什么传闻出现……”

“师兄！”“罗师兄！”罗师兄旁边几人顿时焦急起来，纷纷插言。

小妖也连忙伏地，叩首不已：“望仙长垂怜！望仙长垂怜！”

罗师兄蓦然睁眼，以凌厉的目光逼回周围人未尽的话语之后，才缓缓道：“这个小妖可以放过，但如果她日后做了什么有逆天道的事情，需由你来负责！而且你为一妖物与同门动手，伤及手足，视门规如无物，待回去之后，你当与我向师长请罪，领受责罚！”

周围不忿之人面面相觑，意气稍平。

越锦神色平淡：“自当如此。”一顿后拱手道，“望师兄容我同这妖物交谈几句。”

罗师兄点头：“我等你一刻钟。”

言罢，他领着师兄妹自下山而去。

站在原地，越锦目送几人行踪隐没远处，这才转身面对还跪坐在地上的小妖。

小妖见越锦转回身，乖觉地低头道：“多谢仙长高义，不吝出手相救。”

“不必，我有事要问你。”越锦说得不咸不淡，也没特意让对方起来，就开口问道，“你从三百年前就修成人形了？”

“是，三百年前，小妖已能幻化人形，只是尚有些蒙昧。”鹅黄衣衫小妖忙道。

“闻风山上虽然清净，但你也知道十多年前的事情吧？”越锦继续问道。

小妖迟疑一下道：“仙长说的是十三年前妖魔现世的事情？这等惊天动地之事，小妖自然知道。虽说闻风山偏僻险峻，可是当年也一度沦为妖魔栖息的巢穴呢！覆巢之下安有完卵？根本没什么清净不清净。也幸好诸位仙长不辞辛苦，斩杀魔物，还天下一个清净。”

说到最后，鹅黄衣衫小妖陪着笑脸，已经完全是在拍越锦的马屁了。

越锦脸上没有喜色，也没有怒色。鹅黄衣衫小妖一时不确定对方到底在想



什么，就听面前清甜的声音再次响起，悠扬轻缓，不疾不徐，使人如饮醴泉，精神亦为之一振：

“十三年前，越氏自取灭亡，三家分立，天下血流成河，妖魔因之复出……”

鹅黄衣衫小妖听得一头雾水，不知道面前这位仙长说这个就是三岁小孩儿，也耳熟能详的事情做什么。

越锦不知道想到了什么，语速变慢下来道：“世人如何，妖族如何？”

如果说越锦前半句“世人如何”还让鹅黄衣衫小妖没什么感觉的话，后半句那“妖族如何”，却让跪坐在越锦面前的鹅黄衣衫小妖忆起从前，眼眶一红，险些落下泪来：“小妖久居山中，并不知那持续数十年的浩劫里人族如何，只是想来亦是十分不好；至于妖族……当年天下战乱，山河地气都为之混乱，妖族无以修炼，加上魔物重现世间，食人修炼，搅得世间腥风血雨亦无人约束，好不快哉！一些大妖也因此动念，纷纷呼朋引类，踏足人世。”

越锦神色平静，不知道在想什么。

鹅黄衣衫小妖继续往下说：“可这些魔物大妖之流，在人世兴风作浪不多时，就不满足于仅仅食人作恶，而开始占山为王，收服小妖，稍有不从，就是斩杀了事，兼之大妖魔物之间也是争斗不休。那几年里，根本没有一处地方得以清净，亦根本没有一个小妖能够修炼。”

山上呼呼刮着的风没有停歇，似乎亦根本不知何为停歇。地上早已折腰的野草已不能直立，仿佛是不堪忍受这山岚的强劲凄冷。

越锦垂于身侧的手指轻轻动了动，握住腰侧剑柄，仅一刹那，一丝一缕的寒意便随着指尖经络直冲心脉。

闭目片刻，越锦转身便走。

兀自有些伤心的小妖一愣：“仙长？”

越锦停下步子：“我要问之事已经问完，一刻钟也已经到了，你可自去。”

小妖不由得一阵喜悦，眉梢眼角都浮现惊喜笑意：“今日多劳仙长出手相救，日后但有差遣，自当尽力！只不知仙长仙宫何处，想来定是缥缈堂皇至极的！”

鹅黄衣衫小妖讨好地说着，心里却暗想一旦知道了大概位置，她一定要避

得离那个地方远远的，不然不知什么时候就又被喊打喊杀或差遣送死了。

闻言，越锦转头看了鹅黄衣衫小妖一眼。

只是极短的一瞥，鹅黄衣衫小妖还没能分辨出那墨色的瞳孔中到底蕴涵了什么情绪，便听对方出声，平淡简洁：

“巍峨高耸，气象万千，非是人世。”

妖魔已现人世，修者亦随之而出。现今修真界中，七大教派门人弟子成千上万，其余散修小门更是多不胜数，不可计量。既是仙宫中人，这些修士门派的道场或是瑞气萦绕四季若春，或是飘忽不定时隐时现，总有些异于寻常之处。但真能算是“非是人世”的，却只有立于南海之上，蓬山九重天中的天剑门——亦是越锦师门。

仙音渺渺，汉白玉的台阶上，越锦与其余一众下山完成师门任务的弟子垂首立于巍峨雄浑的殿上，等待戒律长老决断。

“罗烈，此次由你带队，也由你来回禀。”中正平和的声音自殿上传来。

比越锦站得更前一步的罗师兄朝殿上盘膝坐着、双目闭合的老道一拱手，垂头说：“是弟子管教不力。许师弟他们下山斩妖，固然手腕刚烈，杀气过重，但秉持师训兼心系众生，情有可原。而越师妹为妖物与同门动手，尽管亦是出于乾坤正道的考量，然伤及同门，虽未酿成大错，亦未免心性有失。”

罗师兄的这一席话虽于某些细节有些偏移，但也算是中肯，许岩等人尽管不算满意，但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对，只佩服自己的师兄果然刚正不阿，有其师风范，而纷纷对越锦怒目而视。一个女儿家想要拦着他们杀妖便罢，竟还真的凭一己之力拦了他们，再让他们挂彩……若是传扬出去，他们这一众人当真是面子里子都丢个干净了！

“可有分辩？”殿上的老道不曾睁眼，长眉垂下，面容平静慈和。

听见这句话，不论是并不十分在意的越锦还是偷偷对越锦怒目而视的许岩几人，俱是神色一肃，拱手齐声：“长老明鉴，弟子并无分辩！”

“既如此，许岩诸人心性急躁，未及思虑妄动杀念，罚此次任务奖励所有；越锦，”戒律长老似乎轻轻顿了一下，“不顾同门之宜，率先动手伤及同门，已经触犯门规，便罚此次任务奖励所有，并入冰魄洞静思一月，以涤心性，自省己身。下去吧！”



众弟子纷纷行礼，越锦却踏出一步：“长老且慢离去。”

“可是不满？”戒律长老出声询问。

越锦低头说：“长老处置公平，弟子并无不满。此番只想请教长老一事。”

“说。”戒律长老道。

越锦抬起头，目如寒星，熠熠生辉：“鸿蒙太古，仙妖可是并存？”

大殿一片寂然。在场众人都明白越锦这一句话的意思，是以尽皆骇然——这一句话，可是直指妖族亦有光明正大立足人世之权力，已经算是从根本上反驳了现今各大门派对妖族的策略，实是胆大妄为到了极点！

殿上闭目而坐的长老睁开了眼，有淡淡金芒一掠而过。垂目一扫，望着一殿惊惧的弟子，戒律长老微微摇头，也不说话，一挥衣袖，就将所有人送出大殿，“砰”的一声合上大门。

众师兄兄弟一同被送了出来，周围人显然还震惊于越锦方才的问话，四下相顾，都不曾言语。

越锦没有看周围的人，垂首一会儿，敛去眼中锋芒后，也不招呼戒律弟子，自顾自地向冰魄洞走去。只是还没走出几步，她就发觉有人来到了身旁。

“罗师兄？”越锦侧头看一眼身旁的男子。

罗师兄和越锦并排而走，却并没有看越锦，只是直视前方：“长老面前，我并没有说是他们先用剑指着你你才出手。”

越锦“嗯”了一声：“并不重要。”

罗师兄神色冷漠：“若是当时我处于你之位置，我亦会出手。只是之前你明明有更好的解决事情的方法，却放任事情发展至此，这次处罚也是不冤。”

“师妹明白。”越锦点头。

这次，罗师兄顿了一会儿，才继续说：“你豢养妖狼，对妖族有好感，并不算什么。只是现下妖魔纵横无忌，各门派弟子虽也不少，却不及妖魔十一，也并无精力一一分辨妖魔有没有作恶或者以后会不会作恶，为了苍生，有时也只能防患于未然了。”

越锦笑了笑：“师兄所言种种，师妹都能明白。冰魄洞已到，劳烦师兄一路陪伴了。”

说罢，越锦朝罗师兄一拱手，径自踏入前面幽深阴寒，仅有一条细甬道通

向山腹深处的冰魄洞。

该说的话已经说完，罗师兄也不做停留，转身原路返回，旋踵便重新回到戒律长老门前，正好看见平日就跟许岩走得近的几个弟子领着新入门的师弟师妹，交头接耳，神情轻蔑又鄙夷：

“原来戒律长老当年也曾为一性情妖仙鸣过不平，敢情这是另辟蹊径，想讨得长老欢心！”

“马上又是十年比试了，不承想她竟为内门弟子的位子如此煞费苦心！”

“人之心机竟至如此！实在可笑可叹！”

神色沉下，罗师兄正欲冷哼，就听见那些弟子继续交谈：

“只是说起来，这越锦也有几分手段，我们这次得罪了她，只怕日后无法善了。”这个弟子显得忧心忡忡。

另一个入门晚的弟子脸色当场变白：“我听内门的师兄说过，越锦……越师姐是天剑门百年以来修炼速度最快的，再有个两三年的工夫，就算没有十年比试，也是稳进内门的，到时候，是不是……”

话还没有说完，这个弟子就被旁边的师兄啐了一口：“什么稳进内门！就是稳进内门，也该是我们的罗师兄和许师兄！”顿了顿后，那师兄又继续开口，与其说是在说服自个儿师弟，不如说是在说服自己，“而且那越锦对妖族的态度总有些暧昧，今次就不说了，她可是一直豢养着一条妖狼，上次咬伤了内门左师兄的灵兽，言师兄大怒要杀了那妖狼，越锦居然敢不遵言师兄的命令……”

听到这里，入门晚的弟子完全没有被安慰到，反而脸色更白：“原来，原来越师姐连内门师兄都敢叫板……”

说得唾沫横飞的师兄顿时哑然，同旁边人面面相觑，不知该继续说些什么。

已经连气都懒得生了，罗师兄暗想，真是一群扶都扶不起的阿斗，转身拂袖离去，徒留身后众人纷纷慌乱地抱拳行礼。

冰魄洞位于蓬山以东的天都峰上，据传是在天剑门创派祖师来蓬山建立山门之前就已存在。虽说是洞，严格说来却是一条自然形成的贯穿山脉各处的甬

道。只因山中有一道天然而生的寒泉，使整个岩洞石壁不论冬夏，都结了厚厚的白霜，终年不化，造物之神奇，莫过于此。

山中无甲子，一晃眼已是十数日的工夫，天色刚微暗，盘坐于冰魄洞其中一个洞口的越锦已经睡着，只是眼睑颤动，睡得似乎并不安稳。

.....

只有你了.....

你一定要.....

一定要——

越锦骤然睁开眼，却又立时被自洞口涌入、凛冽冰寒的罡风吹得睁不开眼——但这一瞬的睁眼已经够了，盘坐于地上的越锦眯眼的一刹那，右手已经闪电般地后撤握剑，左手则飞快地在地上一拍，就见洞中呼啸涌动的冰寒白气略略一滞，继而倏忽聚拢于越锦身前，结成一层薄薄冰霜。

“呵呵。”有一声轻笑在洞中响起，声音沉沉，同时又透着丝丝缕缕的蛊惑。

越锦已经能睁开眼了，她看向自己方才看到的黑影——那是一个外表看起来二十多岁的男子，黑发长垂及腰，笔直如缎，上好浓墨似的，仿佛在吞没周围的光线，随风微微舞动中，竟似有生命一般。男子的眼睛是红色的，血一般的猩红，如他此刻噙在嘴角的微笑，妖异又残忍。

“你从哪里而来？”目光在对方那邪美若女子的容貌上凝滞了一瞬，越锦难得地皱起了眉。

妖异男子一侧身指向洞口外，同时一反手拿出一块令牌，悠然道：“是你们天剑门的让我过来拿冰魄花。”

扫过对方手中令牌，越锦再顺着妖异男子手指的方向看去，但见云翳重重，山峰孤绝，当真是飞鸟不渡，矫猿愁攀。

越锦只看了一眼就收回视线：“冰魄花在此山腹底端，需要先穿过寒泉，阁下自便。”

妖异男子“哦”了一声，猩红的眼瞳盯在越锦面上：“姑娘带路如何？”

越锦重新盘腿坐下，只当没听见。

